

紫
丁
香
冷
的

街 道

当今日本文坛文学大家
《失乐园》作者

渡边淳一作品集 ①



紫丁香 寒冷的街道



渡边淳一

责任编辑 丁 平
封面装帧 袁 云

紫丁香冷的街道

渡边淳一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大 32 开 13.125 印张 281.5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225-01096-6/I·210
定价:22.8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渡边淳一，日本当代

著名作家。1933年出生于北海道。札幌医大医学博士；授课行医多年，后弃医从文。1965年以小说《死亡化妆》正式登上文坛。1970年小说《光和影》获直木文学奖。代表作还有《心脏移植》、《雪舞》、《花葬》、《众神的夕阳》、《紫丁香冷的街道》、《失乐园》、《男人的网页》等。

他的作品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现代人生的意义与命运抗争。从医的知识与生活积累创作题材、手法、观念等方面给日本文学开拓了新天地。以全新的视角探索人性发展与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矛盾冲突。

序 言

以《失乐园》一书风靡文坛的渡边淳一，一九九八年又相继推出两本新作《紫丁香冷的街道》和《男人的网页》。这两本书一直高踞日本畅销书榜的前茅。本书正是为了满足众多“渡边淳一迷”的迫切需求，适时地出版以飨记者。

《紫丁香冷的街道》是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一段奇异而又寻常的婚外情——她在十年前通过人工授精接受了他的精子，在彼此相互陌生了十年后的某一天，他们搭乘了同一班晚点的飞机，相邻而坐，瞬间即一见倾心。在满溢丁香忧郁芬芳的夜色里，相携着从开始走到结束……小说无一例外地沿袭了渡边淳一惯有的风格：背景清冷蒙着厚厚的叹息，笔调阴郁带着淡淡的无可奈何。在一切灰色陪衬的低调里，渡边又以类似《失乐园》的细腻，将灵与欲的需求切割成至美的黄金分割……

而《男人的网页》，则是一部随笔集。渡边借自己的口，道出了男人真心话，畅谈男人自少年期、青年期直至壮年期的身心发展历程，这就算作男人的真心话吧。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普通的女性出人意料地对男性肉体的、精神的内部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即便身为情人、妻子，女性也未必会深入他或丈夫的内里去探寻他们的生理状况，而且，就算她们愿意去那样做，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

另一方面，男性也很少愿意积极主动地剖露自己的内部

世界。可以想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向别人谈论那种事情是丢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沉默是金”,“男人不应该口无遮拦地谈论自己的事情”。

然而,如今已不再是那种“无需了解对方的性”、“不该谈论多余话题”的时代了。相形之下,如果人们能够敞开心扉,充分把握男女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之上增进男女间的关系,那么男女之间不仅可以多增加一些温情,而且以积极的意义上看,这么做本身就具有刺激性,它可以使人保持更加良好的状态。

诚然,既然生为女人,那么终身都将以女人的形态生存下去,也正因为如此,女人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去了解男人又谈何容易。同理可证,男性想要真正地理解女性也近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了解便袖手旁观”与“不论多少也要尽力去了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使你不能完全适应对方的性,但只要你迈出“想理解”的第一步,那么你就能获得更多的理解,进而你可以籍此拓展你作为人的外延和内涵。

有津京介车抵羽田机场时是晚上七点。四月中旬，从高速公路看到的东京市区已融暮色，但航站楼里面还像另一个世界般满溢着明亮光线。

走进国内线的出境大厅，有津直奔票务柜台。柜台上方悬着往札幌十九时十分起飞、五一五班机的揭示牌。仿机舱席位的座号牌几乎都已翻面，只剩下五、六张。

“你要哪个位子？”

“随便……”

起飞之际赶到机场，根本没有选座位的心情，只是觉得自己个头高，在机舱里难免局促，最好是靠走道的位子。他接过机票，转身离开柜台时听到广播。

“十九点十分飞往札幌的五一五班机因为札幌地区天候不良，将延迟二十分钟起飞，请各位旅客改在十九点二十五分登机，事出突然，敬请各位旅客原谅，请再耐心稍候。”

大厅满是人潮。有几个仰望中央的大钟，也有人眼神焦虑地窃窃私语。这些人都像是要搭五一五班机回札幌。

有津大略环视大厅一遍，没有认识的人。

有津京介十二年前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但这几年一直埋头研究泥炭。他毕业的同时就进了研究所，三年前升上助理教授，因为精专植物分类，目前在大学植物园任职。

这趟东京之行是为了和植物学会、文部省会商有关综合开发计划事之事，通常一年来个四、五趟，今年这趟已是第三次。

有津只带着一个黑色小旅行袋。大厅各处都挤满等待登机的人。不只是往札幌，飞往其他地方的班机似乎都有误点。

他走向商店，浏览橱窗，念着札幌的妻女。大约两个月就

紫丁香冷的街道

来一趟东京，不必特意买什么土产，而且回到札幌时已过十点，女儿久美子已经睡了，太太也已习惯他不带土特产回去。

他离开商店，转回大厅，途中掏出十元买晚报时又听到广播。

“往札幌五一五班机候补的旅客细野和美小姐、平山则夫先生、宗宫佐衣子小姐请到日本航空柜台办理购票手续！”

有津瞬间止步。广播又重复一遍同样的内容。

“宗宫佐衣子。”

有津重复一遍最后听到的人名。

确实这么听到。

他停下脚步、这么告诉自己后，急忙拆回大厅。

有津走到大厅中可以遥望柜台处的最近一根柱子旁边时，看到那正走向柜台的女人背影。

女人身材适中，深蓝结城丝绸和服上系着手绘丝带，右手提着白色旅行箱。她如果是刚才广播里呼叫候补女客，那一定是宗宫佐衣子。

有津靠着柱子，盯着女人的动作。女人像在询问柜台什么事，票务小姐点点头，取下红色登机证交给女人。

窄长脸表情稳静，二十七、八岁吧！深蓝和服更显出弹性十足的白晰脸庞。

她经过有津站立的柱子旁，走到俯瞰夜景的玻璃墙前。她像再确认似的看一眼刚拿到手的机票，塞进皮包里，又看看左腕的表。好美的一张侧脸。

她是宗宫佐衣子吗……

有津再次打量斜前方的女性。

广播中确实说是宗宫佐衣子，第一次广播时有点出其不意，或许听错，但第二次特别侧耳倾听，确实是宗宫佐衣子没错。

女人把旅行箱放在脚边，低头闲闲站着，像是茫然有所

寻思。

宗宫佐衣子，她真的是那个宗宫佐衣子吗？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但姓宗宫的并不多，佐衣子这名字也不常见，就怕是同音异字。

这些年来他一直挂念着这个名子，但没听人提起过，至少在他有心打听过的札幌没有，想不到此刻就在眼前。

她真的是同一个宗宫佐衣子吗？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眼前这个宗宫佐衣子将要和自己搭乘同一班机回札幌。

不必慌！有津按捺住浮躁的心，继续打量那凝视夜景的女人。

回想起来，匆匆已过近十年的岁月。

这段期间，有津不曾忘记宗宫佐衣子这个名子。若是普通朋友，记忆总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退，但是这个名却时时鲜明地浮上记忆。

和太太初吻时、做爱时、以及不算多的外遇时，他都会想起这个名字。

有津每次在高潮激荡、感觉就要射精时，宗宫佐衣子痛苦扭曲的苍白面庞就会掠过脑中。萎缩以后，曾经那样渴求的欲望仿佛不曾有过似地消失同时，佐衣子的脸也朦胧散去，怎么也想不起来。

真该如同露崎学长所说，不该问那个名字的。

有津确实有些些后悔，如果不问，也就不会一直被那个名字牵引，老挂在心上。

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错觉。因为有津不曾见过宗宫佐衣子，更没和她说过话，只不过问出这个关键名字罢了。

那是有津京介二十四岁还在念研究所时。

因为高中时踢过足球，大学一年级就参加足球社，队长是

紫丁香冷的街道

经济系四年级的落合，练球时其他系所学长也常参加。

露崎政明比有津大五岁，医学院毕业，三年前当上医生，专攻妇产科，因为就在大学附属医院，有空时也到球场看他们练球。

正是秋天。那天早起就下雨，没有练球。黄昏时有津和四、五个队友窝在社团办公室里闲聊。

露崎飘然现身，他环视屋中一遍，和队友点点头，好一会儿没说什么，只是抽烟。大家觉得有点奇怪，继续先前的话题。

“怎么样？你们想不想赚点外快？”

抽完第二根烟时，露崎卖关子似地问道。

“什么事啊，学长？”

一堆人正愁时间没得打发，围拢在露崎身边。

“是有点奇怪的事，”露崎环视众人一眼，“你们可别说出去啊！”

“我们不说，是什么？”

学长话中有话的态度更激发年轻人的兴趣。

“老实说……”露崎把脸凑近大伙儿压低嗓子说，“是要你们的精子！”

“精子？”

跟他面对面的竹冈狂吼一声。

“不错，是精子。”

露崎略带愠意地说完，扫视众人。五个人瞬间都红了脸，腼腆地笑着。“其实这也没什么，很简单的嘛！”

露崎享受因困惑而沉默的五个人表情似。

“怎么样？竹冈？”

“啊！”

刚才还比众人嚣张的竹冈也垂着眼老实地。

“装在试管里，一 C.C. 七百元，可以吧上！”

像吸到毒气似的，队友都屏息别开视线，露崎眼中带笑。

“一个人三 C.C. 两千元，怎么样，有津？”

有津被点到，身子微微一颤。

“怎么样嘛？”露崎愈是虚张声势，众人愈是畏怯。“报酬其实不坏啦！”

“要精子干什么？”竹冈总算哑声问道。

“人工授精啊！有个老公没种、不能生孩子的太太，是个美女唷！”

五个人像上了麻醉似的茫然地望着露崎。

“怎么样？做不做？”

有津知道露崎正看着自己，他想拒绝，觉得大白天把自己的精夜装进试管里很丢人；心想只要有人说不要，自己也跟着拒绝。

他还想着我根本不需要钱的，露崎开口：

“怎么样？有津，你是男人吧！”

“是。”

“那就做吧！”

“我做！”

“是吗？”

“我做！”

重复一次问答。

有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回答“我做”。

事后回想，是气势的关系吧！是被肯定为男人后无法退缩的关系吧！明明是想拒绝的，却不由自主地说好。连竹冈和吉村也像在练球时遭学长斥骂听命似地勇于同意。

“好，就你们三个，跟我来？”

露崎决定后，事不宜迟地起身就走。

“呃！现在就要？”竹冈快要哭出来似的问。

“是啊！现在不方便吗？”

紫丁香冷的街道

“也不是……”

“那就走吧！”

三人像被牵往屠宰场的羊只怯怯地跟在露崎后面。剩下的两个怀抱歉意地目送他们。绕过好几条走廊，三人来到挂着“妇产科第三研究室”木牌的房间前。四周架上层层堆着病历卡和X光线袋，旁边排列着装各种内藏的标本瓶。从打开一点的门缝，看得到里面排着复杂的实验器具和化学药品。三人安静地等待露崎出来。

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吗？有津仍想逃脱。

“就是他们！”

“话声方歇，三人面前的门打天，露崎出来，后面站着穿着白袍的高个子。”

他瞥了三人一眼，点头说：“好！”

一副看待实验动物的眼神。有津不觉后退，想到自己终也成了实验动物，顿觉丢脸起来。

“就装在这里面，里面有生理盐水好让精子保持湿润！”

露崎各交给他们一根试管。

“厕所在前面转角楼上，需要好几分钟吧！”

三人像处女似的低头沉默。

“年轻人很快的！”

白衣男人说完，不带一丝笑容地消失门内。

“我在这里等你们，出来了就拿过来！”

露崎这回语带安慰。三人还是默默地拿着试管走向厕所。

有津走到竹冈进去那间厕所楼上的厕所，他实在没办法在同一间厕所做这件自觉丢人现眼的事。

关门上锁，他还是四下望望。墙上画着随处可见的女人裸像和局部器官，大概是无聊的病患花的，有拭去一半的痕迹。

呆望墙壁一阵子，有津猛然想起似的拉开裤裆，本想蹲下，结果还是站着靠墙做。

别人都做多久呢？

有津觉得太快太慢都很可笑。

总之，先弄出来再说。

他紧闭双眼，屏息，全身发烫。

“是美丽的有夫之妇唷……”

他想起露崎的话，像被这话挑逗似的脑中描绘着女人白嫩的皮肤，闭着眼在想像中一鼓作气。

“啊！”

发出声音同时他赶忙把试管顶在前面，感觉像是火花四溅。瞬间，有津脑中横过一张皱眉喘息的女人白脸。

整个经过不过数分钟，他已然全身无力，委靡地感到一阵空虚。

他靠墙不动，看着手上的试管，精液沿着管壁缓缓流下，先头部分已拖着白色的尾巴混入生理食盐水中。

有一亿个吗？

他模糊记得这是杂志上看到的一 C.C. 精液含精子数。有津回到研究室时，竹冈和吉村已经回来，两人看来都有些苍白。

“辛苦了，这是酬劳！”

露崎当场交给三人各一个白色的信封，他并没有确认精液量。

三人不想再回去社团办公室，走出医院，无言分手。有津落单后打开信封，装着两千元，有津扔掉信封，心想这钱是那美丽的有夫之妇出的吗？

后来，露崎又来过办公室和球场好几次，有津也有和他独处的时刻，但两人都像要忘掉那外快似的不曾提及。

提供精子的三个人彼此也不谈这事。

紫丁香冷的街道

几分钟的简单作业就得到两千无,但有津并没有赚到的感觉,也无意向朋友夸口,是因为对性还抱有纯真的想法的年轻人的纯真让他排斥谈论这种事。其他两人想必感受相同吧!在彼此不愿触及中,这件事对三人来说也成了禁忌。

但愈是禁忌,对有津来说愈是心里重担,无法释怀。

足球队年终会照例在十二月初,因为愈近年关,学生愈忙着返乡打工,很难再聚在一起。

那一年的年终聚会在距大学正门五百公尺南方陆桥的烧烤店举行,十一月底降过一次的雪才融,没铺柏油的巷道泥泞一片。

足球队员、教练加上来打气的学长,近三十个人欢聚一堂。露崎当然也来了。拘谨的寒暄后酒过一巡,余兴也闹过一轮后,场面开始混乱。

原先的席次散开,分成一个个小谈话圈子,有津东介找寻露崎,两个房间打通的会场里烟雾弥漫。露崎从一开始就坐在里席没动,和队长落合交谈。落合说话露崎听着,不时点头笑笑,旁边的人像是插不上话。有津拿着酒杯走到露崎面前。

“学长,敬你!”

“哦!谢谢!”

对饮一杯后,露崎点根烟。

“那就拜托你了!”

落合的话想必是不怎么重要,他趁着有津过来敬酒的机会起身。聚会已近尾声,场面乱成一团。

“我有话跟学长谈,请这边坐!”

有津把露崎拉到无人的角落,弄来两壶酒。

“什么事?”露崎接过酒壶问道。

“就是上次外快那件事。”

“外快?”

“就是……精子……”

“那个啊！”

露崎没好气地喝干杯中酒。

“成功没有？”

“你是问对方受孕没有？”

“是啊？”

有津双手放在膝盖上，恭谨地等待答案。虽然是自己提起问题，却又怕知道答案。

“成功受孕了。”

“真的！”

有津不觉挺起上身，虽非无此预期，但得到这个答案时又觉得有点不对劲。

可能吗？有津还是无法相信。

“她会生吗？”

“当然，不就是为了这个才花这么高的代价。”

有津不曾和普通女孩或有夫之妇做过爱，只是被朋友拉去妓院玩过两次，但因为害怕的关系，都没有得到期盼的快。

“不会错吧！”

不知为什么，有津不认为自己的精液有让人怀孕的力量，那样随随便便弄出来的精液能够授孕，让他觉得受不了。

生孩子应该是彼此有爱，在肉体和精神结合后才有。有津希望这么相信。

“怎么了？”

“那样就能生出孩子？”

“一切顺利的话。”

“那明年……”

“就是这个结果。”

有津像偷东西挨骂的小孩在露崎面前低下头。

“你别那么在意。”

“是。”

有津嘴上回答，心里却感觉对那美丽的有夫之妇太残酷，觉得像自己这样不断自慰放荡的男人精液触及那有夫之妇白嫩的躯体，是莫大的亵渎。他自觉做了坏事，年轻人对女性的憧憬和后悔在他脑中打旋。

“你就为谈这个？”

“我还想知道她的名字……”

“我不能说。人工授精只是单纯的医学行为，不能参杂私情，所以要混合三个人以上的精液好弄不清楚是谁授精的。如果接受者和提供者都知道对方的姓名，很麻烦的。”

“那么当时是混合我们三个人的。”

“不错。”

有津半觉轻松，又半觉泄气。

“因为知道名字后会感觉很怪。”

“我，我不会……”

有津认为自己不会因为提供精子就对那位有夫之妇怎么样，只是心中对那人感到报歉，但这个感觉又很难说清楚。

“我绝不会胡思乱想的，只是知道以后觉得安心。”

“理由很怪异呢。”

“我不会乱来的，拜托，告诉我名字就好。”

有津似错觉那女人也是自己的情人。

“我不能说。”

“拜托，我只是把它锁在心里就好。”

露崎愈说不行，有津反而愈想知道。

“拜托，就这件事。”

为什么那么想知道呢？有津自己也不明白，或许是想知道自己精子下落的男人本能驱使着有津。

“拜托。”

“真麻烦的家伙！”